

評新文學運動

章士釗

愚曩評新文化運動。今胡君適之明其一偏。矜其獨得。別標新文學運動之號。周游講說。論域既狹。用力尤至。晨報副刊。將彼武昌公開演講之詞。盡揭於篇（十月十日號）。審天下悅胡君之言而嚮之者衆也。愚以職責所在。志慮攸關。不敢苟同以阿於世。敬抒所見。惟明者考覽焉。

胡君首言新文學運動。其名早立。其義未始一講。久矣此事成爲過去。風行草偃。天下皆默認焉。今茲舊事重提。益有思想頑固之人。出而反抗。吾不得已而爲之云云。嘻。奇已。若而運動。行之已七八年。舉國趨之若狂。大抵視爲天經地義。無可畔越。乃主之者竟無說以處此。即有亦卷而懷之。未嘗明白示人。事關百年至計。盲從而蠢動。不求甚解。一至於此。寧非至怪。愚嘗澄心求之。以謂人本獸也。人性即獸性。其苦拘囚而樂放縱。避艱貞而就平易。乃出於天賦之自然。不待教而知。不待勸而能者也。使充其性而無法以節之。則人欲不得其養。爭端不知所屆。禍亂並至。而人道且熄。古之聖人知其然也。乃創爲禮與文之二事以約之。一之於言動視聽。使不放其邪心。著之於名物象數。使不窮於外物。復游之以詩書六藝。使舒其筋力而淪其心靈。初行似局。浸潤而安。久之百行醇而至樂出。彬彬君子。實爲天下之司命。默持而善導之。天下從風。炳焉如一。夫是之謂禮教。夫是之謂文化。斯道也。四千年來。吾國君相師儒。續續用力以恢弘之。其間至焉而達。遠焉而復至。所經困折。不止一端。蓋人心

放之易而正之難。文事弛之易而修之難。質性如是。固無可如何者也。今乃反其道而行之。距今以前所有良法美意。孕育於禮與文者。不論精粗表裏。一切摧毀不顧。而惟以人之一時思想所得之。口耳所得傳。淫情濫緒。彈詞小說所得描寫。袒裼裸裎。使自致于世。號曰至美。是相率而返於上古榛榛狉狉之境。所謂苦拘囚而樂放縱。避難貞而就平易。出於天賦之自然。不待教而知。不待勸而能者也。胡君倡爲新文學。被荷如彼其遠。而乃不言而人喻。能收大辯若嘿之效者以此。雖然。今既不以吾人爲不肯而教之矣。請得一按所言。如其值而歸之。

胡君曰。舊文學者。死文學也。不能代表活社會。活國家。活團體。此最足以聳庸衆之聽。而無當於理者也。凡死文學。必其迹象與今羣渺不相習。僅少數人資爲考古而探索之。廢興存亡。不繫於世用者也。今之歐人。於希臘拉丁之學爲然。而吾也豈其儔乎。且弗言異國古文也。以英人而治趙瑟 Clauce (十四世紀之詩人)。即號難讀。自非大學英文科生。解之者寥寥。吾則二千年外之經典。可得琅然誦於數歲兒童之口。韓昌黎差比麥考黎 (英十九世紀之文家) 而元白之歌行。且易於裴 Byron (裴倫) 謝 Shelley (謝烈與裴同爲十九世紀詩人) 之短句。涉米更非其倫。死之云者。能得如是之一境乎。且文言貫乎數千年。意無二致。人無不曉。俚言則時與地限之。二者有所移易。誦習往往難通。黃魯直之詞。及元人之碑碣。其著例也。如曰死也。又在彼而不在此矣。

胡君言社會不應分兩種階級。使文人學士。獨擅文言。而排斥愚夫愚婦頑童稚子於文學之外。此今之耶蒲所稱文言屬諸貴族。必白話始爲平民者也。方愚幼時。吾鄉之牧童樵子。俱得以時入塾。受千字

課。四書。唐詩三百首。其由是而奮發。入邑庠。爲團紳。號一鄉之善士者比比也。寒門累代爲農。亦至吾祖始讀書。求科名。以傳其子孫。凡通國情者。莫不知吾國自白丁以至宰相。可依人之願力爲之。文字限人之說。未或前聞。自新政興。學校立。將千字課四書唐詩三百首。改爲貓狗木馬板櫟之國民讀本。向之牧豎樵子。可得從容就傳者。轉若嚴屏于塾門之外。上而小學。而高小。而中學。而高等。一鄉中其得屑累而進之徒。較之前清赴省就學政試。洋洋誦其場作。自鳴得意者。數尤減焉。求學難求學難之聲。日聞於父兄師保。疾首蹙額而未已。是今之學校。自成爲一種貴族教育。其故與文言白話之爭。了不相關。由今之道。無變今之俗。即廢手書而用口述。使所謂工具者。無可更加淺近。亦祇便於佻達不學者之恣肆耳。去貴族平民之辯萬里也。

胡君主造白話文之環境。謂若社會一切書籍。均用文言著述。平民概不了解。必且失趣而廢然以返。故吾人必一致努力爲白話文云云。白話文之萬無成理。茲誠最大癥結。胡君可謂明於自知。世界語之無生氣。亦類是也。蓋世界之學問。包涵於英德法三國之文字者（他國且不論）。爲量至大。而三國自身。不能互通。有時英人有求于德。德人有求於法。猶且盡力逐譯。彌其缺限。今一旦舉三國之全量而廢置之。惟以瓠落無所容之世界語。使人之耳目心思。從而寄頓。道德學術。從而發揚。他文著錄。全譯既有所不能。能亦韻味全失。無以生感。同時嫻於他文者。復不能嚴爲之界。使俱屏而不用。乾枯難沓。惱亂不堪。此其反于文化之通性。至爲顯著。世界語之無能爲役。非無故也。惟白話文亦然。吾之國性羣德。悉存文言。國苟不亡。理不可棄。今舉百家九流之書。一一翻成白話。當非君等力能所至。

君等竭精著作。將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之心思結構。運用無遺。亦未見供人取求。應有而儘有。而又自爲矛盾。以整理國故相號召。所列書目。又率爲愚夫愚婦頑童稚子之所不諳。己之結習未忘。人之智慾焉傳。環境之說。其慮彌是。而無如其法之無可通也。

胡君謂古文文言。二千年前已死。此二千年之文學歷史。其真意義乃是白話。今售三國演義諸書。年逾百萬。五百年來文學勢力。不在孔孟程朱四書五經。而在三國演義諸書。今爲問三國演義諸書。何時始見于世乎。文言死于二千年前。是自距今千九百年以至演義出版之日。中國無文化也。其間皆死社會也。死國家也。死團體也。胡君之意。果即爾乎。小說年售百萬。亦自亞東圖書館以胡君新標點問世爲然耳。五百年間。悉如是乎。胡君之明板康熙字典。即考見前代爲如是。而胡君曾亦憶及二十年前坊間流行之小題文府策府統宗。其銷數爲何等乎。又試查今之商務印書館所編小學教科書。其年銷之統計。果何若乎。胡君若以書賈爲導師。從其後以噪於衆曰。文化在是。文化在是。此客觀之念。毋乃太深。而許子之不憚煩。毋乃太甚乎。

胡君惡文法之繁難。且不切用。以謂不如語法之實在而便利。如文曰。吾未之見也。之字何以必在見字之上。其故無能言之。語曰。我見他。則何等爽快云云。夫文法者非邏輯也。約定俗宜。即爲律令。從而軒輊。其道無由。吾文之法曰。凡否定句。止詞必在動詞之上。如吾誰欺。願莫之遂。皆吾未之見之例也。此類定律。不論持示何國文家。了無愧色。而曰。『甚麼原因。講不出來。』此特胡君講不出來已耳。未必盡人爲然也。若以語法不如是。是當廢止。則一國之文。別有所謂 Conversation

Grammar。與嚴正文律異趣者。所在多有。當今之時。中外互通。名家林立。誰則斷言文語不兩立如胡君乎。

右舉各條。皆就胡君詞中。稍稍論之。義取消極。辭止答辯。非特立主張。自成條貫者可比。亦非忘其譴陋。無病呻吟者所爲。如施君畸者。或以老生常談。泛而寡要少之。則須知菽粟爲常。荒年視同性命。一壺非要。中流乃值千金。昔天下之言。不歸楊則歸墨。孟子之說。乃見真切而不爲徒然。然後人猶以迂闊不近事情營之。可見論世知人。本來非易。如憑行能。毫無足算。師今不及。安望古人。偶有發揮。亦比于候蟲時鳥。鳴其所不得不鳴者而已。是非謗譽。焉足計哉。

（錄自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四號民國十四年十月十七日）